

欽定唐書

卷百四
十六之
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

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誣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剖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

渠漑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
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
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
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
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
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
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
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
盜積數萬依黠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
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

江吳意朝廷以劊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顛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

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
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
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
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
怵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怵色動不能
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
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
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
問其故栖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
儆陛下邪繇是怵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

倡穎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
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
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
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
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
宮虛郵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寶參器
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
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旣至置怨

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
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
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
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
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
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
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因以
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
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
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闖以攻渝合吉甫以爲

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
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彊弩號天
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
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
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
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
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
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
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
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

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繇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旣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

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
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
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
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
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
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閩里疾苦常病
方鎮疆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
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
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

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擿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

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羊
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卽奏士諤侍御史溫知
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
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
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
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
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
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
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

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垺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厖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

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

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閭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

主令有司取門闕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
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
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
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
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
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
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
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畧故城以護党項而
已旣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
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

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有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

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屑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

舉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褻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垪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盱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旣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

釋得以國于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
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
邪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
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
且殺我再遜位不許

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
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
子德裕自有傳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
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

光反河中鄜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洛且革
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鄜私遣之懷光怒
欲加罪謝曰鄜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
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
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鄜詞氣不撓
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
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
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鄜剛敢
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
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留

後鄜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卽詣軍脩謁鄜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鄜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異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鄜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緊鄜倡之先是吐突

承瓘爲監軍貴寵甚鄙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瓘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鄙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鄙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鄙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
卒

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
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礪奏犯順宗
嫌名坐奪俸礪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
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
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姦也
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
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
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礪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欵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礪乃自言爲崇魯誣汙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礪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

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韞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李鄴子拭歷仕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臣德潛按舊書又有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此新書所無而舊書亦無子拭。

拭子礩○舊書作柱子礩

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在

景福二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二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祕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

大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

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
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
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
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
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
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旣傳官軍入京師乃
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
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
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
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

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魯炁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炁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

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渚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昺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雨昺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昺擊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昺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

橋望賊走炁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
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炁特進太僕卿不得
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
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
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
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
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
道運糧餉炁故炁得與賊相持踰三月炁被圍凡一年
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
走襄陽承嗣尾擊炁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

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
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
賴昺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勳封岐國公實封二百
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
慶緒於相州昺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
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昺中流矢輒奔諸節度
潰去所過剽奪而昺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昺
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
還太原昺羞惴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

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貴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鱗而巳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

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顏子用及封

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廐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

州雲京以銳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
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
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
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
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
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
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
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
尉諡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泣
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車移

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

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許咨旻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盩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庸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

曾孫讜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
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
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
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
關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
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卽發儲鎧
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氣
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卽拜河清涇原
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諜人誅之河
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

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拏與貲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饑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芄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槃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卽詔芄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

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芄兼亳州防禦使護陳穎饒道便軍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芄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敵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鋼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

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閩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劔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壻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卽

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
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
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
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
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
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
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
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
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
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諡曰襄

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竝節制劍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

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
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
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
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
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
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
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
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
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
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

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部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

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劔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

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二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
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
三百戶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
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
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
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
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洛虔
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
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

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洛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頊爲洛州別駕使守洛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虔休

性格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竝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

奏言子儀有大勳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
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
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
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
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
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
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旣置酒與賦
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
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卽以羣代節
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

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太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

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
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
下帝意解卽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
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
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闕咸冀
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
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
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
風采旣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
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

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玫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

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攻闔府皆見囚幽
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虢州刺
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王思禮傳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舊書遷戶部尚書
辛雲京傳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舊書官至
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

盧羣傳少學于垂山○舊書少學于太安山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湏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旣長志膽沉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欵因萬

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僂讓不受時躉其能然猜阻忤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

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帖使故彰書先聞斥帖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

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
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
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
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
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
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
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
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卻之後爲賊攻焚膚聚破屯柵
通大懼重墜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
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

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
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
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
提衆納欵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
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
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
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
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
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

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卽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卽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

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

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鬪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

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
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
文揚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
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
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
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踖而已
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
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
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
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

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廐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

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沉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媢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

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殿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

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
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廸簡爲行
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
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
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
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
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諡曰獻武帝思其
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
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
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骯有司法引庇它

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婁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

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
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
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
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
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
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
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
虜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
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

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
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
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
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
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
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
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
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
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
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
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鵬軍洛源鎮悉俘其人
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
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
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
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
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
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
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

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媼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囁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卽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稟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

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搃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温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戍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卽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卽絕偶人割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

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
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
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陔翌
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
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
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
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
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
問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
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

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
人康道隱宣尉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
鳴鼙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紿爲賊來
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卽
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
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尙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
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
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
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
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

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遯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

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與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

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
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
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
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
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
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
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
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
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
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

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卽犇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

勛遣吳迴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
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譁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
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
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
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
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
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
滕賊將以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
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
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

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亳
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
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立稔立稔賊重將也以
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
溪伏士於旁立稔馳騎諍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
興斬劉景張儒立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
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
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
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立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
門內立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立稔身追之士大崩皆

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尙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已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已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鑑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

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洵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洵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尙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洵驚疽潰卒贈尙書左僕射以洵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耻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洵赦不罪

劉漣盧龍節度使恹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恹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漣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漣之讓以爲瀛

濟瀧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
瀧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
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
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
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瀧營妄言廢立以動瀧命
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
不濟瀧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懼
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
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子道年四十
九贈尙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
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以治
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
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
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
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
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
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悅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
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
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

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
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
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卧家不出
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
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
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
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
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
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
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

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入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尙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憚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

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輿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墜境破其衆南官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墜壁師道

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
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
獻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觥戲引魏博
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
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
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
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
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
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

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
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旣從之矣今卿復爾
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
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
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
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
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
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
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倭吝其
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

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牟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

請以衆歸朝引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引正請以董晚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母輕進引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

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

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尙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

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鐵宜
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
布死節於國可貸鐵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

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
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頴川人史玉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
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
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
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

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尙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

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
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
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
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將語塞承元卽出
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
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
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哀器幣自隨承元使
空褚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
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
俄徙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

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沂城府郭左百賈州
聚異時爲虜剽賊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
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
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
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
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
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疆雄與
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
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

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
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
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
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
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請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
加檢校工部尙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
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
元翼見廷英賚問優縟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
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臾遣魏博
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

罪於趙尸尙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
湊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
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
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
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
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
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
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
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

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寰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綏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湊之亂聯

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寔圖其事上之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劒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漑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麤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授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

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尙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鄜坊進檢校戶部尙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尙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

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
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謀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
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
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
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
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
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
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
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
吾爲備闔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

人乃皆喜奉酒踵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
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
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
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
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
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
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令狐彰子建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
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舊書作誣與備教生邢士
倫姦通

張孝忠子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舊書本紀作元
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

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孽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

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卽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

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
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
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
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
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
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
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
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
充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

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
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
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
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
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
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
推處最殿分明下皆嚮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謂載
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
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
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

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

美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與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卽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無

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
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
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
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
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
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
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
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
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
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

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
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
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
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
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
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
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
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
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
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

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
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寃時
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
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
表誅晏大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
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
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
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
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
時晏旣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

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

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

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

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輟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爲它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芑斂羨錢交權倖芑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

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
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
史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
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
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
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
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
河南尹于頔代之暹終潮州刺史

頎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翽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翽死亂兵手頎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爲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棕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

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間候有甲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疆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卽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旣謁見卽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旬當江淮租庸使

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趨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之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饑饉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

州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
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
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
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
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
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
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
擢進士第調右司禦冑曹參軍高適鎮劔南表爲觀察
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

死衆兇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郭英又代適表雜
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
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
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
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
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
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
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
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
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

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

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珽珽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乏不補滂奏言臣職不脩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粲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

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
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
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
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
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
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
朕且衣裘柰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
卽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
是紆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
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戶部

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

萃授鄆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
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異銳於爲治持下以法
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
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
朘耗異涖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
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
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
慄脅息常如與異對程昇坐王叔文廢異特薦引之昇
之計較精於異故異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
郎官省候異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

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卽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第五琦傳久之爲須江丞○舊書累至西江丞
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舊書作年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榮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符劔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

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
事遂止后卽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決
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
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
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
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菲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
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
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
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口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

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
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
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
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
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
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
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
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

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
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
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
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
度使馬燧爲帝寵任有所干請燧皆拒卻元載死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
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
綰而顓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袞
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
袞皆任情輕重混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

趙憇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袞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齎伯以其齎齎無賢不肖之辨云袞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闔

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宮云

趙憬字退翁涇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銜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

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寶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讒詆穆贇韋武李宣盧雲等爲表延齡構擯勢危甚憬救護

申解皆得免初贊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贊極言其姦帝
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贊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
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
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
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
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
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
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
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
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

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
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
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
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
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
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
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
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
一其息上卒時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諡曰貞寬
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

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峒崔儼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儼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峒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

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
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没自私乃建言天下兩
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
運使度支廵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
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
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
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
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
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

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

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卽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鑑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鑑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慄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鑑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鑑以應賊映雅爲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蹏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晳長大言

晉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
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
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
肩事否可一顯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
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
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柰何
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
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
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
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旣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

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
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培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
銀大甌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甌至映乃八尺
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
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
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
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
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二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
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

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且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卽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

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嫺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袞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李揆傳祖元道。舊書作元道曾孫。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關董袁趙竇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爲姻家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爲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爲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

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按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剗脫爲姦播悉易以士人時躉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卽喑畏母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

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爾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

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回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郟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爲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

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

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
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
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
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
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
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
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
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卽問
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

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儻從之卽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旣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

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悞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
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
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
賦委孟叔度叔度爲人佻悅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
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
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
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
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
軍沈房有朞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曰故事
朝官朞以下喪服絕纒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

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絕纒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葢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陸長源者吳人字泳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

警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

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卽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

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興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遊奕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使賊遣韓朝暘誘之知誨卽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答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醜殺之全諒事劉玄

佐爲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爲立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立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

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
畢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
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
還使稱指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
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
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
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
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茲行者老遮道不得去
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
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關反詔滋爲劔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爲劔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爲關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

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爲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爲脩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旣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慍薄居處衣食能爲春秋嘗以劉惔悲甘陵賦褒善

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
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
驛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
正字調雷澤河東丞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爲
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留驛沒於賊時江
西觀察使韋僂族妹坐其夫爲畿官不供賊沒爲婢驛
哀之以錢贖韋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
義驛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
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祕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

險恩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
善時爲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驛位
省郎衣食窶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美涇原兵
反驛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
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驛
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
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
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
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
史中丞盧紹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

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
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
故有此拜曩與先臣並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
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
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
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
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
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
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

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儒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諡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立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陝虢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賕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

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齊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羣譴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卽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

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諡曰恭惠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爲中丞奏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鄙笑子紉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董晉傳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舊書改太常卿遷右散騎常侍

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臣德潛

按此貞元九年事

也舊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晉爲東都留守

陸長源傳字泳○舊書作泳之

袁滋傳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韋貞伯舊書作韋縉爲劔南東西川節度使○舊書作西川節度使

趙宗儒傳父驍○舊書作驍

臣酉

按驍爲陳留採訪支

使没于賊以六等定罪貶晉江尉舊書乃入忠義傳

失實甚矣不若新書止叙于宗儒傳前爲是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張姜武李宋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鑑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縱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縱罪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鑑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

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鎡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鎡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鎡因奏減堂殮錢及

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鑑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尙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

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
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
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
實犯法事不緣奴尙宜錄勲念亡以從蕩宥况爲奴所
懇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
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
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
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
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

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
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
度使鑑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
相尙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鑑恥與盟將末殺其禮
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鑑罄家貲將自
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
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
行鑑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
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竄出齊抗託傭皆
免鑑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

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也以密裏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

鑑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

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篋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旣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

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尙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卽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
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旣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
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旣許之而
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卽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
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
衡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劔南西川
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
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帑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
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

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
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
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
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
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
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謀盜殺
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
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
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

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摻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母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

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
鼓騎導翼每過里門揆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
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
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
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
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鏞
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鏞自訴於
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鏞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
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

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

人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諡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

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
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
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與崔
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摻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
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
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
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
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
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
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

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承瓘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瓘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瓘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橐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

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
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
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
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史
而承瓘牒署昭儀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
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
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
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
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

入覲絳上言任廸簡旣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
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
拜河中節度使會廸簡以帑廩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
者人情不安廸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
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
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
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
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鬪之思當大出
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
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

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
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
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
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怪前
代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
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
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
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
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
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媮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

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
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
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
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
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美餘以爲
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徒東
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
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
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

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
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使
無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
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
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
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
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
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
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髄真
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

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出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

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汗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墮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

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
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
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
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
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
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
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
餘不出祿廩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
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
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

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
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
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
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
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
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
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
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
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

得其半若猜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

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闕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尙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土不足斥候

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旣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尙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

者不直罇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尙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尙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

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
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
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謚曰貞賻禮
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
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
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
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
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尙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
節度府後頗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
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
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
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
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
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
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尙書右丞
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
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二

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

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旣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

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矢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尙書錄其子儻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贊曰鑑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
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
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
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
之惜乎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考證

張鎰傳後胤五世孫○後胤傳作曾孫非五世孫也

武元衡傳曾祖載德○舊書作德載

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舊書一歲遷左司郎中

李絳傳御史中丞王璠○舊書作王播

宋申錫傳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舊書作慎徽文宗

紀又作道微